



珠海:留守儿童父母齐聚工友驿站

“亲子活动我不想再缺席”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许夏昕

8月12日早9点,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新青工友驿站的教室里,满满坐着60多位家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的父母。

“很高兴认识您,您是一位很棒的妈妈。”当老师布置了“一分钟认识”的游戏时,教室里的家长纷纷与自己身旁的家长打招呼,互相认识。

尽管不少父母要加班,还是想方设法赶来了。“早上去公司刷卡后,我就来了,晚上加班将时间补回来。孩子从阳春过来,参加珠海市总工会留守儿童夏令营,亲子活动我不想再缺席了。”廖启告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一分钟认识”游戏进行到两分多钟后,看到教室渐渐安静下来,负责此次亲子教育讲堂的珠海儿童保护协会高级家庭教育专家黄妤穗喊停了。

“我让各位家长互相打招呼、自我介绍,与平常家长们要求孩子见到长辈主动问好是一样的,在游戏中,并没有多少家长会主动认识身边人,即使在游戏中,有些家长也只是将老师要求的问候语说了一遍,并没有继续交流。”黄妤穗说道,要想孩子们懂礼貌、主动问好,家长要先做好榜样,做到言传身教。听到这里,不少家长点头称是。

课堂上,黄妤穗一再强调要关注孩子的感受,注意沟通方式。

“当孩子把不合格的成绩单拿给你时,孩子的感受是什么?”黄妤穗问。

“害怕”“担心”“内疚”“难受”……现场的爸爸妈妈一一细数着这些曾多少次被他们忽略的孩子的感受。

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是夏令营活动内容之一。覃可盈在信中写道:“两岁半开始,你们就把我放在老家。我知道你们要挣钱养家,但是当时我恨你们,因为你们没时间陪我,放学时候下雨,同学们都有父母接送,而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回家。直到你们打电话来说接我去你们打工的地方参加一个活动,我感动极了。因为我以为你们忘了我,可是,你们没有忘,我很开心……”信中,覃可盈还一遍又一遍为过去记恨父母道歉。

孩子们的心灵简单却脆弱,容易受伤,也容易感动。杨岱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大一学生,也是这次珠海市总工会留守儿童夏令营的志愿者。连续参加了三期夏令营后,杨岱留意到,大多数留守儿童都缺乏安全感,特别希望别人陪着他们玩耍。

文校是一名80后妈妈,儿子7岁,女儿3岁。在房地产公司上班的她或许由于忙碌、压力大,性子比较急。“我想孩子们养成独立的性格,但是爷爷奶奶太宠溺他们了。”文校告诉记者,与孩子沟通时,她经常语气都不太好。

听课时,文校认真做着笔记,还将课件内容拍下来。“我怕记不住,希望带回家给丈夫看看。作为爸爸,也要参与到孩子教育中来。”



武汉:医保结算“全国漫游”不再困扰农民工

符合条件者外省住院可直接结算

本报讯(记者张册)医保结算的“全国漫游”,一直是困扰农民工、随子女异地定居老人,以及异地就医患者的一大难题。不能报销或者报销比例低,垫付时间长,一次次跑腿,是他们经常遇到的难题。记者从武汉市人社局获悉,在外省住院就医直接刷社保卡结算,不用再为费用报销两头跑。今年9月底,武汉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可直接结算。

目前,湖北省内城市全部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武汉市符合条件的就医人员,在选定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医院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可按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和参保地的报销待遇,刷社保卡直接结算,无需个人垫付费用后再往返两地进行报销。

哪些人可以享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据武汉市人社局相关通知规定,办理过异地人员登记备案且符合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的参保人员,包括户口迁移出湖北省的异地安置退休参保人员,退休后居住省外1年以上的参保人员,单位派驻省外工作1年以上的参保人员。

据介绍,跨省异地就医结算系统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实现地区间定期清算划拨,支持跨省异地就医联网结算业务协同办理,为跨省就医人群提供便捷高效的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服务。

一个“新市民俱乐部”的十年

●帮助外来工“进长沙城,做长沙人,讲长沙话”

●“突发事件”少了,隔阂逐渐消融,他乡成了家乡

●介绍2000余人就业,成首个“湖南省最充分就业社区”

有了工作的张一芳干劲十足,一年多时间就成了后勤管理人员。出于感激,每当后勤部门要招人,她都会首先发消息告诉游端霞。

当时,怡园社区成立不到5年。由于背靠中南地区最大的市场群,社区里聚集了大量从全国各地来长沙的外来务工人员。上任之初,仅是摸清辖区内人口信息,游端霞和同事就花了一年半时间。“为了找到一个人,最多的一次,我一天之内爬了6次六楼。”

日常管理不易,还要时刻准备“灭火”。就在张一芳生活走上正轨时,一位没有生活来源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拎着2.5公斤汽油爬到社区一栋建筑的顶楼,差点酿成放火跳楼的悲剧。

两相对比,游端霞发现,要让外来人口扎根,想让社区安定,就业是关键。2007年7月,在游端霞和张一芳的张罗下,旨在为外来人员介绍工作的“他乡美”新市民俱乐部成立了。

成立俱乐部,本只是一种尝试,却很快引起了极大反响:很多失业或无业人员都上门来登记信息。于是,俱乐部一边组织人员挨家挨户排查摸底,建立居民就业台账,一边与辖区单位陆续签订“优先考虑招聘本社区居民”的共建协议。

从零“培养”新市民

要就业,多少得掌握些职业技能。但俱乐部成立之初,很多怡园社区的外来人员连城市生活常识都不懂。游端霞还记得,一天半夜,一个娄底人家里进了小偷,他喊了老半天“抓贼”,街坊邻居也没人回应。原因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他既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说长沙话,娄底方言又很难懂,所以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针对这种情况,俱乐部举办了一系列的培训班。从预防艾滋病的生殖健康培训,到使用液化

气、灭火器的消防安全培训,到学习长沙话、普通话的培训,再到遵守交通规则、驾驶电动车的出行安全培训……渐渐地,社区里的各类“突发事件”少了,外来人员与城市间的隔阂开始消融,“原来只要用心,就能把石头焐热”,游端霞有感而发地说出了这句话。

在此基础上,俱乐部依托社区内的资源,增加了计算机操作、美容美发等职业技能培训班。单亲妈妈杨阳刚来长沙时,因为没有专长,只找到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俱乐部成立后,她先是在社区接受了电脑技能培训,又被选送到杭州参加全国成人教育培训。学成后,她不仅成了俱乐部培训班的讲师,还在2008年通过考试,成为怡园社区有正式编制的工作人员。“她当时已经超过了35岁的年龄上限,还是被破格录用!”说起这件事,游端霞颇为得意。

随着加入俱乐部的新市民越来越多,解决孩子上学问题,提供法律援助,甚至是给年轻人找对象牵线搭桥,“他乡美”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元。

外来工周文辉在一次户外作业中触到高压电线,成了四肢瘫痪,生活无法自理的“半截人”。夫妻俩多次找到工地赔偿,都遭到拒绝。没了经济来源,两个孩子面临辍学,“一个眼看就要散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周文辉反复感叹着。

得知老周的困境后,游端霞立即联系辖区内的律师事务所为他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通过申请劳动仲裁,周文辉最终获得了20余万元的劳动赔偿。随后,与俱乐部有共建协议的企业为夫妻俩提供了一份门卫工作,本已陷入绝境的生活又有了希望。

互帮互助间他乡已是家乡

十年间,“他乡美”新市民俱乐部帮助2000余名外来人员找到了工作,怡园社区也因此成为首

个“湖南省最充分就业社区”。2009年,它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中”,成为联合国中国青年农民工教育培训项目试点单位之一。

如今,记者走在俱乐部的办公区里,却再也看不到登记找工作的人影。“现在在怡园社区,都是工作找人,不是人找工作喽。”看出记者的疑惑,一位值班的志愿者开玩笑地解释着。

即便如此,游端霞和俱乐部依然“不安分”。近两年,随着创业浪潮兴起,这里又化身成了一个外来人员创业孵化站。

游奔是社区里失地农民的子弟,2015年大学毕业后,他心想自主创业,却苦于家里反对得不到资金支持。游端霞一边借了5万元启动资金给游奔,一边带他找到了社区另一位创业青年——“我是糕手”糕点铺的老板孔小武。“小武过去是农民工,在俱乐部参加了创业培训后开了这家店。”

听说要让自己“带徒弟”,受益于俱乐部的孔小武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并且把自己创业的经验 and 教训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游奔。不到一年时间,游奔创立的“吃不胖”沙拉已经在长沙开了5家店。像孔小武一样,现在他的身边,也围着好几个有意愿创业的社区年轻人。

互帮互助,既是俱乐部的创业培训模式,也是整个怡园社区的运行模式。目前,这里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已有4000多人,他们多是获得过俱乐部帮助的人,其中就包括“半截人”周文辉。在周文辉看来,俱乐部的帮助让自己在长沙立住了脚,“我当然有义务帮助更多从外地来城市的人,找到归属感。”

倚靠“他乡美”新市民俱乐部,坚持“不让最底层的人失望”的怡园社区已是湖南省城市化进程中的典范。“在这里,因为被看得起,所以他乡已变成了家乡”,已在长沙买房安家的张一芳,与无数和她一样的新市民一起,铺就了一道朴实但又美丽的城市底色。

费用于职工继续教育的规定,对农民工参加学习予以学费补助。各级工会组织特别是农民工所在企事业单位工会也要拿出一定比例的工会经费建立“农民工岗位学习成才奖学金”,用于奖励支持优秀农民工参加学历教育。

据悉,河北省广播电视大学将围绕河北战略和新兴产业,从国家开放大学已开设专业中遴选招生专业,也将根据企业需求量身定制新专业。报名开放教育的职工及农民工均免试入学。学员修满规定学分符合毕业条件,颁发国家承认的国民教育系列的高等教育学历毕业证书。同时,采取灵活的培养方式,根据企业生产及职工学习需求,采用网上教学、面授、实践教学等方式开展订单式培养,满足学员及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培养符合企业急需、产业需求的实用性人才。同一专业达到40人以上的单位可“送教入企”,到企业组织集中面授。

提升学历层次、技术水平、从业能力

河北助力农民工圆大学梦

本报讯(记者李昱霖 通讯员张立凯)河北省总

工会联合省教育厅,利用普通高校成人高考及电大开放教育等形式,组织全省农民工开展本、专科学历提升教育,提升农民工学历层次,进一步提升农民工的技术技能水平和从业能力,为更多的农民工求学圆梦。

据了解,为助力农民工圆大学梦,河北给予了众多优惠政策。普通高校成人高考,河北单独划线录取。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将在成人高校招生报名系统中,专门增加农民工考生报名入口,以农民工考生身份报名考生按有关规定可以享受单独划线,单独录取。

纳入工会报名统计名单内的农民工考生,参加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后(参加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除外),按考生统考科目成绩、招生规模、分考试科类单独划定录取控制分数线,报省招委批准后执行。



北京:

老字号茶馆开设快递员补给站

8月9日,天猫与菜鸟联盟打造的首批21个快递员补给站,在中华老字号张一元茶馆内开设。快递员在送件途中可以到店歇脚、避暑、补充免费茶水。这是天猫宣布北京中心战略后,对在京快递员服务保障的升级。

首批补给站分布在北京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昌平、石景山等区,均开设在有着117年历史的张一元茶馆内。这些补给站也向环卫工人等城市户外工作者免费开放。

本报记者 车辉 通讯员 范佳 摄

签了“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能否获经济补偿?

经劳动仲裁、法院审理,汽车修理工终获赔13万余元

本报记者 杨召奎

公司因经济效益不好将员工转移安置,但为了逃避支付经济补偿,却让员工签订自愿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书,员工无奈之下签了。在这种情况下,员工能不能得到经济补偿?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不该签?

2009年,刘军(化名)开始到北京丰台区一家汽车4S店做汽车修理工,前些年,4S店的汽车销售不错,刘军的收入也稳步增长,但自从北京摇号政策出台之后,4S店的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刘军的收入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016年刚过五一,4S店就下发通知,由于业务不景气,该店要被整体“打包甩卖”,并要求刘军等工人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涉及三方主体,一方是刘军所在的这家4S店(甲方),另外一方是另外一家汽车

销售公司(乙方),还有一方是刘军等工人(丙方)。

记者看到,协议书的大体内容是:“鉴于甲方当前极其艰难的经营环境,公司陷入巨亏多年,正常经营很难再维持下去。为了保证给员工一份稳定的就业岗位,甲乙双方自2016年5月1日起,甲方与乙方进行经营合作,全体职工在岗位,待遇不变的前提下,甲方、乙方及丙方签订三方协议书,并约定丙方自愿解除与甲方签署的劳动合同,自2016年5月5日起,双方所有的劳动关系随即解除;乙方与丙方自2016年5月5日起,重新确立劳动关系。”

刘军等工友们面对这份协议书,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签,于是决定找律师咨询。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张志友看了协议后,建议刘军等工友向公司提出修改部分内容,但4S店方面拒绝修改。张律师表示,签的话存在认定劳动者主动离职的风险,但不签的话没有劳动关系解除的证据,在4S店不同意变更内容情况下,还是签字为好。

申请仲裁被认定系主动离职

2016年6月,刘军等人向北京丰台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在仲裁庭审中,4S店方面律师提出,根据协议书“丙方自愿解除与甲方签署的劳动合同”的内容,可以看出是劳动者本人提出离职,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张律师则提出,“丙方自愿解除与甲方签署的劳动合同”这句话并不能理解为是劳动者自己提出离职,只能理解为劳动关系的终止或者解除未受到胁迫。

关于双倍工资问题,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显示,刘军在内的工人的劳动合同终止期限都未届满,但张律师通过详细核对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发现,劳动合同期限被明显修改,实际终止期限为2015年7月30日,也就是说自2015年7月30日到期后并未续签,因此4S店应支付2015年7月30日至2016年5月5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2016年10月,仲裁委作出判决,认为是刘军主动离职,驳回了他的仲裁请求。

诉至法院,获赔13万余元

刘军等10名工友对裁决不服,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日,法院作出判决,支持了刘军的主张,判决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53011元。并认定合同到期后公司未续签劳动合同,判决4S店支付刘军双倍工资差额78197元。4S店方面没有提起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对此,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效益不好,可以经济性裁员辞退部分员工或者申请破产,但需要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然而在现实中,一些企业为逃避经济补偿,有的以员工严重违纪为由辞退员工,有的像本案这样让员工签自愿离职合同,甚至还有的干脆将企业注销,这值得劳动者和劳动行政部门警惕。